

〈蜜蜂〉

「蜜蜂會睡覺嗎？」

這是某節生物課我被問到的問題，沉思片刻，未能給出答案。這應該是道簡單的問題，它是生活的常客。念中學，總有類似的經歷，它穿過玻璃窗的罅隙，突然闖進教室，引來同學的驚呼。

都說寫作者有善於觀察生活的眼睛，我不反對。我喜歡看同學被蜜蜂嚇到的樣子。蜜蜂停在他鼻子上，他的眼神就透露出一種恐懼，視線在蜜蜂和同學之間來回，但除了眼睛，身體的其他部位卻在那一瞬失去所有功能，動彈不得。但我甚少主動探索世界，我從未看過蜜蜂睡著。尋找睡著的蜜蜂，可能需要我離開舒適區，闖進蜜蜂的生活。

被動，大約是我和這世界的相處方式。搭小巴，我不敢說「有落」，總要跟著別人下車。我和父親的相處方式也是這樣。上了小學之後，我沒有再要求父親帶我出遠門。老實說，我和父親的關係很疏離。因為工作，父親在我睡醒之前就已出門，在我睡著之後才回到家。只有星期天，我和父親才有片刻的共聚時光，但父親都會拿著數份馬經，研究馬匹的運動能力，像專業的分析師，在無數雜亂的數據中尋找意義。我喜歡看著父親專注的神情，儘管我不熟悉賭博。我曾嘗試分析父親賭博的原因與目的，投注不大，不是為了贏錢。輸多贏少，屢敗屢戰。想過很多原因，均未能說服自己。但至今仍未放棄思考。

沒有馬跑的星期天，父親會睡整天。我曾從貓身上拔下幾根貓毛，放到他的鼻子上，喚醒他去吃晚餐時，那根貓毛還在鼻樑上。他醒來，吃飯，洗澡，然後又再睡著。有一次，我問父親「為甚麼你像豬一樣，這麼能睡？」父親看了我幾眼，沒有搭理我。並不是我的問題鋒芒太過，而是父親就是這樣。從來都不會回答我的問題。母親曾說祖父的五個孩子，父親是最不受喜歡那個，鄰居來串門，他竟然躲在房間，不願出來。祖父很生氣，拿著棍棒打了父親一頓。父親才回到客廳，可客人問他甚麼，他也不回答，場面一下子尷尬起來。客人走後，祖父和祖母關好大門，慘叫聲卻在走廊回響不絕。但祖父的棍棒式教育顯然是沒有成功，父親的壞毛病至今仍然未改。

我對未能回答老師的問題一直耿耿於懷。我不想求助老師。總覺得答案是要自己找。那年的二月，我久違地離開九龍區，來到位於元朗的一所蜂場。那蜂場主人是我同學父親的朋友，關係隔了幾座山。他說了很多關於養蜂的小知識，未被記憶亂流沖刷的只剩下他為我打開蜂箱的畫面。像從搖搖欲墜的層層疊抽起積木般，他慢慢、慢慢地揭開隔皇板。蜂箱之內是幾塊杉木蜂板，他的手放在杉木蜂板左右兩側。他必須要很小心，蜜蜂攻擊性不強，但受驚卻會螫人。看著他那謹慎的神情，我不禁放慢了自己的呼吸。動作很輕、很輕，沒有碰到蜂箱的左右內壁，沒有半隻蜜蜂受傷，杉木蜂板便被他垂直提起。上面爬滿了蜜蜂，我第一次如此接近蜜蜂群。軀幹、黃黑相間，六條腿、絨毛覆蓋，眼睛兩隻、沒有眼臉，翅膀兩對，前翅比後翅大。聽說那兩隻眼睛是複眼，它頭頂還有三角排列的單眼，我看了很久，很久，還是分辨不出。我試圖尋找睡著的蜜蜂，確實是有一些蜜蜂一動不動，但臨近花季不過數分鐘又重新動起來。它們沒有眼臉，我無法判斷它是睡著還是小休。

離開蜂場之前，我想過問場主蜜蜂睡覺的姿態是怎樣，但後來又打消了念頭。人生還漫長，我總有機會親眼見著。我等一下就好了。

不知道是甚麼原因，香港人很討厭在小事情上等待。搭升降機，第一秒要按樓層，第二秒要將手指放到關門按鈕上，當最後一個人進了升降機，就往死裡按下按鈕。我好奇，是按快一點內門就會關快一點嗎？還是按慢一點就會突生意外，鋼纜斷裂？我從來不會按關門按鈕，不按它，門還是會自動關上。

進了大學後，我好像沒有再在教室目睹蜜蜂的蹤跡。在等待畢業的那年，本來一切安好，但生活是心電圖。

父親不慎在樓梯跌倒昏迷。送進醫院，頭髮被剃光，做了幾次手術，順利，沒大礙。只是醫生建議他提早退休。我去醫院探望他，他閉著眼，但他記得我是誰，記得妻子的名字，記得自己養了一隻貓咪。只忘記自己當時怎麼在工作時從樓梯跌倒。區區八級樓梯，卻在醫院躺了月餘。

整個月，家裡只有我、母親和貓咪。我們在擔憂之中，等了好久、好久，醫生才批准父親出院。那日中午，母親把他從九龍醫院領回家。那一夜，我放學回家，在家門前，看著自己手上的鑰匙，停下了動作。是興奮嗎？是期待嗎？都不是。我在想，到底打開門之後要說些甚麼。

如果不問他的身體狀況，似乎有一些不盡孝道。但如果問了他，他卻不回答，我下一句又該說甚麼？準備良久，終究還是打開了那扇門。

醫院的紗布早已拆下，他便戴著一頂黑色的鴨舌帽，把頭上觸目驚心的疤痕遮蓋。而眼睛竟如常人般明亮。自有記憶以來，他的眼睛總是因睡眠不足而佈滿血絲。我知道明亮才是健康的表現，但我卻生出了嘆一口氣的念頭。他躺在沙發上，而貓正在他手邊。關上鐵閘的聲音，似乎將他弄醒，我很抱歉。說是弄醒，其實我也不清楚，他剛才在睡覺還是小休。父親看到我回來，什麼也沒有說。我張了張嘴，想說點甚麼。進來之前，想過很多種情況，想過跑上去抱他一下，想過問他有沒有見好一點，但最後甚麼也沒有做到。我只是回家，向他點了點頭，將鞋子放進鞋櫃，然後回到房間。

從書櫃抽起一本還沒看完的小說，我在房間裡看書，而父親在客廳休息。沒有馬跑的星期天，我們好像也是這樣。我在客廳，他在房間。他睡他的覺，我看我的書。

記得物理老師曾說，我們搭車時，是跟著車子一起做等速運動的。這是「慣性定理」，因為它的存在，當司機突然煞車，身體就會不由自主地向前傾倒。生活也是有慣性的。人類與生活也是在做等速運動。平日工作，假日則是休息。當假日還要工作，身體就會發出痛苦的哀嚎。過去的十多年，我和父親的生活應該也是遵循某種慣性，在平行線上移動。

已經忘記上一次和父親聊天是在多久之前。

在我睡著前，母親敲了敲門，進來，然後吩咐我後天要帶父親去眼科醫院覆診。

那天我請了假，陪伴父親覆診。預約時間是一點，父親十一點已經換好衣服。父親的穿著似乎也是有某種慣性，永遠都是藍色牛仔褲配格仔襯衫。那日也是，但不同的是父親戴上了一頂灰色的鴨舌帽。他一直催促我早點出門。母親上班前，準備了早餐。幾個大菜肉包，我吃了兩個，而父親吃不下一個，只將肉餡吃掉留下麵包皮。

我想坐的士，座位舒服一點，對他也好一點。他堅持要坐巴士。我們在巴士站等13D。父親一直望著馬路，很怕錯過班次。那日的天氣很陰沉，烏雲蔽日。父親走得很慢，我問要不要扶他上車，他說不用，他好得很。

我不敢多言。

我們從秀富樓站上車，父親先走進車廂，而我跟隨他的步伐。我想坐下層，但父親偏要坐上層。他手抓住黃色的低位扶手往樓梯口走去，我握過扶手上他碰過的那部分，扶手還有他的一絲餘熱。他似乎也有點緊張，很用力抓扶手。我一步不離跟隨他。父親的傷正是因為樓梯，我很怕巴士那條通往上層的樓梯，害怕樓梯要把他帶去別的地方，害怕他在上層而我在下層。螺旋型的樓梯不過幾級，父親一步步往上走，我在他身後兩級，隨時預備接著他。隱隱約約我似乎在父親身上看到了蜜蜂。窗外正下著朦朧的雨，它又穿過玻璃窗，停泊在我的鼻頭。那黃黑的軀幹失去了它的光澤，腳上的絨毛亦已經脫落殆盡，而被雨水打濕的翅膀無力再支撐飛行。它烏黑的雙眼正注視著我。我不敢再呼吸，害怕呼吸的起伏驚動它。心臟撲通撲通地跳，緊張得難以形容。

一些曾被遺忘的小知識忽爾衝破記憶的亂流，蜜蜂黏在人身上，是因為鹽分不足，而我們身上的汗水散發著鹽的味道。這隻蜜蜂為何缺乏鹽分，是因為窗外的狂風暴雨？是因為遇上天敵？我不曉得。但我知曉它很脆弱。

父親終於抵達上層，隱約之中，我好像聽到他鬆了一口氣。他坐進內座，我琢磨了一下，坐在他身旁。

巴士緩緩駛往眼科醫院，而慣性在帶動我們。父親一直往窗外看，家漸漸縮小，然後消失在視野之中。我感受到13D的慣性，伸出舌頭舔了一口嘴唇，惡心的感覺衝上大腦，那是消毒藥水味的慣性。

我們安靜地坐了三十六分鐘三十七秒。離開的時候，我們等到巴士徹底停下才離座。我先走到樓梯，而父親在我身後。每走兩步，我都回頭望他一眼。

下車，我們走進眼科醫院，在藍色椅子上等職員安排預約一點覆診的病人登記。時間似乎過得很慢。我等了好久、好久，才聽到職員的聲音。「一點預約的，這邊走。」

左眼、右眼，一切安好，斜視手術沒有後遺症，終於能回家。只是下星期又要去伊利沙伯醫院做別的檢查。

父親回到家需要立即滴眼藥水，他躺在沙發問我能不能幫他。我想了一下，沒說甚麼，但從他的手上接過眼藥水，輕輕搖勻，然後打開瓶蓋。父親將頭仰後，眼向上望，

我拉了拉他的下眼皮，全神貫注瞄準眼珠。那次打開蜂箱的經歷突然從腦海浮現，我必須很小心，滴歪了會讓父親難受。我屏息靜氣輕輕、輕輕按了瓶身一下，眼藥水從半空中垂直落下，滴在父親的眼球上。父親眨了眨眼，然後向我點了點頭。我問父親眼藥水灼眼嗎？他說還可以接受，眼睛很涼快。我問起父親在醫院的經歷，父親說他是在靠窗邊的床位，可以看到窗外的天空。只是姑娘一直不讓他下床，後來去做物理治療時，連走路也不會了，總要別人攙扶。聊了一會，父親似乎有點困了，他把身子側過，又在沙發上睡去。我就在邊上的椅子看著父親。他睡得很熟，貓咪跳上了沙發，用佈滿倒刺的舌頭舔他的手，他沒反應。他的手上全是貓咪口水，貓咪似乎很滿足，躺在父親手邊睡去。看著他們很久、很久，我的眼皮也好像被灌了鉛般，愈來愈重。終究還是抵不住睡意，在椅子上睡著。

在睡夢之中，我又看到了蜜蜂，兩隻蜜蜂似乎耗盡了體力，在同一朵花的花蕊中相擁而睡。